

论《世说新语》的情感世界

唐小英,周晓琳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儒家抑情,道家忘情,世说重情,《世说新语》刻画了众多风流人物,展现了人物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深情、任情、哀情等,情占据了心的主导地位。“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晋人对亲朋好友,对天地万物,无不充满着深情,可谓“一往有深情”。在诸多种类的情中,主要是哀情,哀叹生命的短暂,人在时间面前的无可奈何,人亡、物亡、生死之别的悲情、万物匆匆一瞬的哀情。

【关键词】《世说新语》;情感世界;哀情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1-0060-03

一 《世说新语》的大体情况

《世说新语》由刘义庆带领一批优秀文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共同编纂,今传本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每一门内有若干小则,全书共一千多则,主要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魏晋时期的轶事小说大都散佚,《世说新语》比较完整、流传至今,它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梁代刘孝标为之作注,广征博引,涉及四百多种,因而受到后人的珍视”^[1]。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将它列入笔记小说,鲁迅将《世说》列入小说的亡门,近人主流认为它是小说。但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史书或史料。清代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将它列入史学传记类,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史分类中将它列入杂史;有的认为世说是介于小说与史书之间的文体。刘师培曾指出“小说家言,体近于史”^[2],也有前人认为临川撰《世说》是“七分素材,三分水墨”^[3],对世说的文体看法不一而足,我倾向于前者的说法,世说是独具魅力的小说,它与现代小说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依然经久不衰地流传至今,且继续流传影响着后人。“《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那么多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诚义事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执佛尘,口吐玄言,扞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4]。魏晋士人谈玄,重情,开辟了“情”的道路。

儒家抑情,道家忘情,世说重视人物的情感世界,世说经久不衰,可与《庄子》、《离骚》、《左传》、《史记》等经典相媲美。儒家讲入仕,道家言出仕,除了仕与隐,《世说》人物走向情的道路,重视自我内心世界那片广阔天地。“情”字在《世说新语》里共

出现六十四次,分布的情况是:《世说新语》的附录出现两次、上卷十九次、中卷二十次、下卷二十五次。附录中的如“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概举如卫虎渡江,安石教儿,机锋似沈滑稽,又冷类人人梦思,有味有情,咽之愈多,嚼之不见”^[5]。

二 《世说新语》重情的具体表现

由外物引发内心的情感,主体重情的。如:《言语》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憔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此则描写卫玠在西晋将亡国、渡江避难时,面对茫茫的江水,惆怅与悲伤之情交织。须溪批曰:“似痴,似懒,似多,转使柔肠寸断,非丈夫语,然亦我辈未易能言”^[6];又如王戎经黄公酒垆下过,感叹“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縻。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近与远,近的是空间的距离,远的是心理距离,曾经与好友一起酣饮的地方,今天重到,很近,但好友逝去了,心中横亘着山河,渺渺茫茫,遥不可及的是曾经的那份温情,王戎对好友的深情怀念在寥寥数语里;再如,《言语》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事变换,岁月如梭,树木尚且经不起时光的流转,人哪能经得起日月的消磨呢!正因为对天地万物具有情,才会对变换感到哀伤。

由己之情推向外物,于物中见到多情。《言语》:“支公好鹤,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

收稿日期:2013-01-20

作者简介:唐小英(1986-),女,湖南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翻成,置使飞去。”支道林有凌霄之姿,不肯屈于他人,将自己的情怀推之鹤,不把鹤囚禁,放飞鹤于广阔天地里。再如“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从这可知,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并不一定在远处,只要树木葱茏掩盖,林水交映,很自然的就会让人产生在濠濮水上的怡情雅致,觉得鸟兽禽鱼都会自动与人亲近。简文帝把情移入于自然山水,草木虫鱼都有着生命,有着灵气,客体披上了主体的色彩,主体在欣赏的过程中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与自由。

三 《世说新语》情感的构成

深情。深情一词在《世说》里出现在《任诞》42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里众多人物对所爱的人痴情,对朋友重情,对天地万物都有情。如《惑溺》“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荀粲与妻子的感情深厚,冬天,妻子发高烧,他把自己冻得冰冷以身给妻子降温,当妻亡后,他伤心过度,不久亦亡。另,子对母有深情的如《德行》“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王祥哭,是怕让母亲失望,是在乎母亲。向秀的《答养生论》“有生则有情,称情为自然得。若绝之而外,则与无生同,何贵乎有生哉。”这把情等同于生命,只要有生命就有情感,情是生命的伴随者,是自然而然的。若把情排除生命之外,活着与死去就没有区别了,生命就没有价值性了,因此,情在生命中不可或缺,爱情、亲情、友情都可贵。《德行》中,荀巨伯远看友人,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求生,岂巨伯所行邪?”当大兵袭城时,敌军见巨伯坦然自若,以死相救友人而被感动撤兵。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7]。

任情。任情一词出于北魏《齐民要术·种谷》“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唐·刘长卿《奉陪萧使君入鲍达洞寻灵山寺》诗:“任情趣逾远,移步奇屡易。”任情可用来描述世说里的诸多人物任性而为,尽情,不用理性去克制。如《任诞》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魏晋时代,饮酒是种风尚,体现他们的放荡不羁,是一种名士风度。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

“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文士传》曰:“翰任性自适,无求当世,时人贵其旷达。”张翰以酒为乐,不在乎身后的名声,重当世,不希冀来世,“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唐代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于喜欢饮酒的豪士来说,酒自有它的魅力;当处于高压的社会,酒可以让人全身远祸,刘玲中酒装傻,逃离权贵。嵇康拒绝当官,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率性而为。《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嵇康想念朋友,不远千里,驾车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随着心走。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他不在乎世人的目光,在乎自己的志趣,想来的时候来了,想去的时候而去,遵循心灵的感觉。另外晋人讲究神交,心领神会。王子猷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当别人告知,桓子野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哀情。世说中的《伤逝》篇,众多人物具有浓郁的哀伤之感,悲失去儿子、兄弟、朋友等,最哀感的是悲知己。晋人重视知己,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己一人也难求,若有知己者,便特别珍惜,但当一方逝去,留下的那个倍感孤凄,不久也消逝于人世。如:《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颓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支道林是高深的法师,当失去了法虔,更深地体悟到匠石与郢人、钟子期与俞伯牙的知己之情,一个人的才艺需要另一个来欣赏,若没有了那个人,便了无趣味。古人特别重视知己,一方的逝去,会让留下的那一方感到孤独,更深的思考着生命,对宇宙人生体会到更深的无名的哀感,而哀感加速生命的消逝。王子猷见子敬先亡,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聚亡!”因痛绝良久,月余亦卒。一个个有才之士,哭悼着知己的离去,而无意于人世,一个个的也消逝了。知己的命运便预示着自己的命运,知己是自身的影子,看到了知己,便看到了自己,知己逝去,便是自己即将逝去,因此,在晋人那里,知己与自己息息相关。个人生命有限短暂,而活着的感叹着“丘陇化为宿莽,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感想平息,触目伤怀”^[8]。万物匆匆一瞬,逝去的总让人哀伤。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有才

华之士一个个的逝去,生存者有着浓浓的哀伤味道,那种哀伤情绪持续很久,也加速了他们走向最后的归宿。“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9],死亡是人的必然,但晋人没有看淡生死,不像道家那样,把死亡看做是一种回归自然,回家一般,晋人对死亡有着忧伤之感。

四 《世说新语》重情的原因

《世说》重视人物的心灵世界,在可容纳万物的内心世界中,凸显人物的情感,这开创了一条重情之路。人自在的活着,按照心灵的选择去做自己所喜欢的事,去爱喜欢值得的人与物。他们看透了万物匆匆一瞬,懂得珍惜短暂的生命,尽情地活出生命的本真。《世说》重情的原因,首先,魏晋是个动乱的时代,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让士人有着极强的生命意识,诸多士人为了逃离政治上的祸害,远离官场,在山水自然中释放情怀,在乱世中追寻自我的价值,向内关照自我时,发现自我的志趣与情怀。其次刘义庆个人的性格特点,《宋书·刘

道规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他自幼才华过人,喜好文学,15岁时任秘书监一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有机会接触与博览皇家的典籍,这使他具有广博的知识。另外,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刘义庆不愿卷入残酷的政治风雨中,29岁的他便乞求外调,他担任荆州刺史(30-37岁),此段时期,生活安定,文学素养积累甚高。江南时期(37-41岁),刘义庆担任江州刺史与南兖州刺史,政治上经历那么多变动的他,江南的风景慰藉了人的心灵,一向爱好文学的他,将自己的精力转向于编撰《世说新语》,他与当时的文人、僧人往来频繁,招聚文学之士共同完成《世说新语》。刘义庆作为一个文人政治家,渊博的知识及丰富的阅历让他对魏晋时代看得更清楚,对知识分子的命运看得更透彻,以己之才去惜魏晋的才士,深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他们多情的一面。

《世说新语》顺应了魏晋时代多情的特点,活现了那个时期的人物。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8]马积高,黄钧.中国古代文学史[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 [2][3]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4]李泽厚.美的历程[M].文物出版社,1981.
- [5]刘义庆.世说新语[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 [6][7]申家仁.《世说新语》与人生[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9]林慈信,陈佐人等.研读版圣经新译本[M].环球圣经公会,2008.

On the Emotion World in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TANG Xiao-ying, ZHOU Xiao-lin

(Literature Colleg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Confucian suppressed feelings, Taoism forgot the feelings,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d paid attention to feelings.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portrayed many romantic figures, showed people's rich and delicate emotional world, paid attention to feelings, lamented the emotions and so on. Feelings occupied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heart. "People in Jin dynasty outward found the natural and inward found their own affectionate feelings." People in Jin dynasty had deep feelings about relatives and friends, heaven and earth. In many kinds of feelings, main were the sad feelings, lamented the transience of life, people's helplessness in front of the time, death of peopl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ontent, dying by the tragedy, bewailed things dying too fast.

Key words: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Emotion World; Sad Feelings

(责任编辑:张俊之)